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研究

——以《诗经》英文全译本为例

李广伟¹ 李宝虎² 何婷³

(1.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0000; 2.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3.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289)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瑰宝,其英译工作和在海外的接受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译者的诗学观念构成了译本接受的基础性要素;成熟的赞助人体系为译本接受的关键性要素;顺应受众需求则为译本接受的决定性要素。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诗经》;海外接受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6-0111-12

0 引言

我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包括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在所有文学典籍中,古典诗词最早为国外英译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西方社会的影响最为巨大(王宏等,2021:67)。“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深邃的智慧形态、独特的审美旨趣和温婉清新的独特蕴旨。”(杨秀梅等,2009:57)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的思潮和实践中,中国古典诗歌向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孟祥春,2015:168)。

“《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极高的地位,也是域外传播得最早且最广泛的元典之一。”(王红娟,2020:123)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的数据显示,目前对《诗经》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基于英译本的个案研究(Mary, 1997;刘晓梅等,2016;左岩,2019;左岩,2022);(2)基于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李贻荫,1996;

收稿日期:2024-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阈下《诗经》英译、传播与接受研究”(22BYY03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历时语料库的《诗经》英语译介研究”(20YBA228)、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诠释学视阈下《诗经》英语译介流变研究”(21A026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广伟,男,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李宝虎,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何婷,女,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李广伟,李宝虎,何婷.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研究——以《诗经》英文全译本为例[J]. 外国语文,2024(6):111-122.

蔡永贵,2015;陈建生 等,2011);(3)基于译者的专题研究(Pfister,2004;姜燕,2010;滕雄等,2017;冯全功 等,2021;张广法 等,2021);(4)译介史梳理(周发祥,1993;李玉良,2007;李广伟,2021;覃芳芳,2023)。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于《诗经》英译本的海外接受研究尚不多见,而体例完整的全译本无疑是最佳的研究对象。对《诗经》的英文全译本展开海外接受调查对于“了解海外读者对译者的情感态度与关注焦点”(周小玲 等,2024:131),以及反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实践和提升国际传播和接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从全球图书馆馆藏情况、被引频次、畅销书排名和受众评论四个方面对《诗经》英文全译本的海外传播及接受情况展开调查,以客观审视《诗经》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成就与不足,为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

1 《诗经》英文全译本概览

作为“五经”之首,《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736年,布鲁克斯(R. Brookes)将法文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译为英文,其中包含了《周颂·天作》《大雅·皇矣》《大雅·抑》等八首诗(马祖毅 等,2003:47)。由此,“《诗经》的英译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李广伟,2021:3)。其间《诗经》的全译本、选译本、节译本层出不穷。通过搜索中国知网、Google 学术、WorldCat 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必应(Bing)、好读网(Goodreads)、微信公众号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10日,我们发现《诗经》英文全译本共有11部,包括7部国外译本和4部国内译本。

表1 《诗经》英文全译本概述

序号	出版年	译本名	译本简称	译者	出版社	译者国别	译者身份
1	1871	<i>The Shi 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i>	理雅各散体译本	James Legge(詹姆斯·理雅各)	Lane, Crawford & Co., Trübner & Co.	英国	传教士 牛津大学教授
2	1876	<i>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i>	理雅各韵体译本	James Legge	Trubner & Co.	英国	
3	1891	<i>The Shi King -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i>	詹宁斯译本	William Jennings(威廉·詹宁斯)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英国	传教士
4	1891	<i>The Book of Chinese Poetry: Being the Collection of Ballads, Sagas, Hymns, and Other Pieces Known As the ShihChing, Or Classic of Poetry</i>	阿连壁译本	Allen, Clement Francis Romilly(阿连壁)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英国	外交官

序号	出版年	译本名	译本简称	译者	出版社	译者国别	译者身份
5	1937	<i>The Book of Songs -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i>	韦利译本	Arthur Waley (亚瑟·韦利)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英国	汉学家、翻译家
6	1950	<i>The Book of Odes</i>	高本汉译本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高本汉)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瑞典	汉学家、哥德堡大学教授
7	1954	<i>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i>	庞德译本	Ezra Pound (庞德)	Faber and Faber Ltd.	美国	诗人、翻译家、汉学家
8	1993	诗经(<i>Book of Poetry</i>)	许渊冲译本	许渊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	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
9	1995	诗经(中英文版)	汪榕培译本	汪榕培、任秀桦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	苏州大学教授、沈阳理工大学教授
10	1999	诗经	安增才译本	安增才	山东友谊出版社	中国	山东大学教授
11	2019	英韵(诗经)	赵彦春译本	赵彦春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	上海大学教授

从 1871 年理雅各拉开《诗经》英文全译本翻译的序幕起,《诗经》全译本的英语译介共经历了 3 次高潮:(1) 第一次高潮(1871—1891)中,译者多为传教士和外交官,其英译本多以传教或外交为目的,呈现出“厚重翻译”“以诗译诗”和“归化译诗”的特色(李广伟, 2021:IX);(2) 第二次高潮(1937—1954)中,译者多为汉学家、学者和诗人,其英译本融入文化人类学、现代语文学、意象主义等学派特色,呈现出学术化和多元化的特点;(3) 第三次高潮(1993—2019)中,译者多为国内知名教授和翻译家,秉承“三美论”“传神达意”“以诗译诗”等翻译理念,在中华民族复兴背景下掀起“逆译《诗经》”的浪潮(李玉良, 2007: 247)。

总体来看,《诗经》全译本的英译早期以译入为主,后期以译出为主,且具有持续性。译者包括传教士、汉学家、翻译家、诗人等,译本则多由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商业出版社出版。专业译者和知名出版社提供了高水平的翻译质量和出版支持,为《诗经》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作出了重大贡献。

2 《诗经》英文全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

《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华诗歌的必读专著。从可操作性出发,本文对《诗经》11 个英文全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展开调查(检索止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 主要从全球图书馆馆藏情况、被引频次 (Google Scholar)、畅销书排名、受众评论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尽管这四个方面不能窥得全貌, 但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诗经》英译本目前的海外接受现状。

表 2 《诗经》海外接受情况总览

译本 简称	首版 出版 时间	馆藏 数量	被引 频次	畅销书 排名	亚马逊 是否 有售	读者评论等级						
						亚马逊			好读网			书评数
						星级	评分人数	评论人数	星级	评分人数	评论人数	
理雅各散 体译本	1871	1 059	138	3 142 736	有	5	7	2	3.98	104	18	3
理雅各韵 体译本	1876	112	50	-	有	2	1	1	4	20	2	-
詹宁斯 译本	1891	249	46	-	有	-	-	-	3.5	2	-	-
阿连壁 译本	1891	189	26	7 376 368	有	3.7	2	2	-	-	-	-
韦利译本	1937	1 295	659	336 081	有	4.6	118	21	3.95	254	29	3
高本汉 译本	1950	526	448	6 790 412	有	5	1	1	5	1	-	1
庞德译本	1954	1 407	128	777 891	有	4.4	13	2	3.83	69	8	4
许渊冲 译本	1993	-	26	718 825	有	2	3	3	4.5	2	-	-
汪榕培 译本	1995	-	17	-	有	-	-	-	-	-	-	-
安增才 译本	1999	-	-	-	无	-	-	-	-	-	-	-
赵彦春 译本	2019	-	-	-	有	-	-	-	-	-	-	-

2.1 全球图书馆馆藏情况

“要衡量一部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范围, 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考察有多少家国外图书馆收藏该部作品。”(王明树 等, 2023: 45) WorldCat 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目录之一”(Wang et al., 2020: 4), “能够快速检索到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馆藏数据, 且数据库实时更新”(殷丽, 2017: 35)。借助 WorldCat 数据库, 我们对《诗经》国内外各个英文全译本在全世界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做了数据检索。由表 2 可知, 庞德译本、韦利译本和理雅各散体译本的全球馆藏量分别居前三位, 其次为高本汉译本和詹宁斯译本, 阿连壁译本和理雅各韵体译本则馆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 《诗经》国内四个译本, 即许渊冲译本、汪榕培译本、安增才译本和赵彦春译本, 均无馆藏信息, 客观表明以译出为译介路径的译本馆藏量还有待增加。

2.2 被引频次

“一部作品的被引频次是评价该作品影响力的标准之一。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是享誉全球的学术搜索引擎,提供的被引数据较为客观、公正。”(张晨晨等,2021:154)基于谷歌学术,我们统计了《诗经》11个英文全译本的被引数据。其中,韦利译本和高本汉译本的被引频次最多,其次为理雅各散体译本和庞德译本,其他译本的被引频次均相对不多。由此可见,目前《诗经》英文全译本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为韦利译本、高本汉译本、理雅各散体译本和庞德译本,其中韦利和高本汉译本的学术影响力最大。值得说明的是,以译出为译介路径的译本由于场域不同,引用频次普遍不高,亟待与国外出版社的版权合作,以打造适合国内译本传播的场域。

2.3 畅销书排名

“排行榜对畅销书的影响愈来愈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选购书籍时,最先参考的就是排行榜。”(张晨晨等,2021:154)基于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我们对《诗经》英文全译本的畅销书排名进行了统计(检索时间:2023年10月30日)。结果显示,销售榜排名最高的为韦利译本,其次为许渊冲译本和庞德译本,理雅各散体译本、高本汉译本和阿连壁译本的排名则相对较低,其他译本则无相关信息,而安增才译本并未在亚马逊上架销售,说明以译出为译介路径的《诗经》英文全译本在海外传播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有待提升。

2.4 受众评论

“译本进入异域阅读层面,赢得异域行家的承认和异域读者的反响才是作品在海外传播成功的关键。”(吕敏宏,2011:11)因此,对译本的受众评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专业书评和大众评论。“国际互联网平台是了解海外读者评论等级的重要媒介。‘好读网’享有‘美国豆瓣’称号,亚马逊(Amazon)书店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书店。二者均拥有较为成熟的评论体系。”(张晨晨等,2021:154)基于好读网和亚马逊平台,我们对《诗经》英文全译本的读者评分数量和星级做了统计。结果显示,在《诗经》众英文全译本中,韦利译本的读者评分人数明显高于其他译本,且总体评论星级较高,说明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受关注程度颇高,且反响较好。相对而言,参与理雅各散体译本和庞德译本评分人数较少,但总体星级与韦利译本不相上下。其他译本评分人数较少,值得进一步观察。

2.4.1 专业读者评论

“一部译作出版后,同行专业评价对于该译本的接受、传播直接发挥着推介推广的作用”(殷丽,2017:36),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作在目标文化中的阅读和接受方式(Munday et al., 2022:189)。因此,刊载于海外权威期刊的专业评论是译本接受效果的重要参考之一。笔者借助 Google Scholar、JSTOR、EBSCO、ProQuest、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等数据库,对《诗经》11部英文全译本的书评予以检索,数据更新至2023年10月30日,共

得到 8 篇专业书评。评论人多为学者、汉学家、翻译家等,对理雅各译本和韦利译本发表的书评各为 3 篇,高本汉译本为 1 篇,庞德译本为 4 篇,书评数量与被引频次具有较强的 consistency。

表 3 国外《诗经》英文全译本专业书评发表情况

译本简称	评论年份	期刊	出版社	评论人	评论人身份
理雅各译本 (包含散体和韵体)	1962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A & HC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 C. T.	不详
	1962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 & HC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nathan Mirsky	记者、历史学家
	196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old Shadick	学者、翻译家
韦利译本	1939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 Edwards	不详
	1941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 & HC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onel Giles	汉学家、翻译家
	1999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David Schaberg	学者
高本汉译本	1950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Scopus)	Sapienza - Universita di Roma	Lionello Lanciotti	汉学家、翻译家
庞德译本	1954	Poetry(A & HCI)	Poetry Foundation	Hugh Kenner	学者、批评家
	1955	The Hudson Review(A & HCI)	The Hudson Review, Inc	R. W. Flint	不详
	1955	Studies: An Irish Quarterly Review	Messenger Publications	John Gannon	不详
	197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A & HCI)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Chauncey S. Goodrich	传教士

作为 19 世纪西方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儒学专家,詹姆斯·理雅各三度翻译《诗经》,为《诗经》的海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56 年起,理雅各全面启动了中国《十三经》的翻译工程。到 1873 年退休回国,理雅各先后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这些经典译本被结集成《中国经典》五卷本的形式先后在香港出版。”(李广伟,2021:93)《诗经》散体译本作为第一部英文全译本,被编入《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第四卷,其注释丰富,具有厚重的学术性。1876 年,理雅各推出《诗经》的韵体译本。该译本音韵和谐,旨在面向普通读者。

作为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最伟大的人物、20 世纪上半期最伟大的汉学翻译家(Honey, 2001:225)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最年轻的成员”(祝朝伟,2023:104),亚瑟·韦利首次打破了《诗经》的传统排序,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诗篇按求爱诗、婚姻诗、祭祀诗等 17 个主题重新编排,为《诗经》的译介提供了新思路。

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开创了瑞典汉学的新时期,被誉为“汉学泰斗”(周发祥等,1999:465)。“1932年,高本汉开始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对上古音读进行考订,借助现代语文学对‘风’‘雅’‘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推出《诗经注释》(*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对《诗经》的注释多达1,206条。”(李广伟,2021:153)这些注释学术价值极高,是“诗经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李雄溪,1996:2),在众译本中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属于学者型译本。

而作为意象派(Imagism)的领军人物,埃兹拉·庞德非常强调意象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意象是“知识与情感的统一体”(朱徽,2010:389),其诗学观表现为“意象呈现情感,语言简洁现代,节奏自然流畅”(刘晓梅等,2016:101)。

2.4.2 普通读者评论

“中国文学‘走出去’归根到底是要让读者大众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吴攸等,2015:81)因此,“除专家读者之外,普通读者评论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海外接受情况的重要参照”(张晨晨等,2021:155),包括“书籍的评论星级、任何相关的特定有趣话题、读者评论内容以及对评论的后续评论”(Wang et al., 2019:7)。通过人工对《诗经》各英文全译本在亚马逊和好读网上的评论进行筛选,剔除重复及与译本无关的评论,共得到61条与译本翻译有关的评论。

表4 《诗经》英文全译本普通读者评论关键词

译本简称	积极评论关键词	消极评论关键词
理雅各散体译本	beautiful(2), fun(2), sweet and feel good, respectful and high quality, intriguing, love, accurate, useful footnotes, combined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	not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inaccessible, out of date, small character, confusing chapter and verse format, linguistic beauty lost, not poetic but explanatory, baffling and misleading, suck, inaccurate, misinterpreted, no sense
理雅各韵体译本	please Victorian English readers	original Chinese, horseshit, misleading, bad
詹宁斯译本	—	inaccurate, avoid at all costs
阿连壁译本	great	bouncy meter, endless rhymes, no imagery, supercilious
韦利译本	history(10), excellent/amazing(8), best/unsurpassed(6), love(5), beautiful(5), original order(4), notes(3), accessible/easy to understand(3), interesting(3), like(3), fascinating(2), emotion(2), informative, original meaning, laid-out	terrible/silly(3), not recommend(2), dry(2), inaccurate(2), categorisation(2), original Chinese, small print, nonstandard organization, quality, not fun, incomprehensive
高本汉译本	better than Legge or Pound, original Chinese	terrible transcription, lack of notes
庞德译本	accuracy, poetic, beautiful, fascinating	not recommend, awkward, word-salad sketches, incoherent, inaccessible
许渊冲译本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beautiful, exact, accurate, rhythm and tones	not qualify as a translation(2), unintentional entertainment, pretentious poetaster, lack of humility
汪榕培译本	—	—
安增才译本	—	—
赵彦春译本	—	—

读者对以译入为译介路径的《诗经》英文全译本的评论较多,尤其集中在韦利译本上。

对理雅各散体译本的评论共13条,其中6条积极评论,8条消极评论(其中1条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性评论)。评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翻译质量、脚注、易理解性、忠实性等方面。读者一方面对译本质量、注释工作等表达了肯定,另一方面批评该译本缺乏诗意,有翻译错误,且不易理解,如理雅各将“(有女)怀春”误译为“thoughts natural to the spring”。对理雅各韵体译本的评论只有1条,该评论建议韵体译本应添加中文原文及对中文原文的直译。对詹宁斯译本的评论共1条,质疑了该译本的准确性。对阿连壁译本的评论共2条,1条积极评论,1条消极评论,主要对该译本韵律进行了批评。读者对韦利译本的评论最多,共40条。其中,积极评论29条,消极评论15条(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评论的4条)。评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译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翻译质量、是否易于理解、是否有中文原文、对原作是否忠实(包括译文忠实和诗歌排序)、注释等方面。总体来说,读者一方面认为韦利译本翻译质量较高,且易于理解,但另一方面,读者希望亚瑟·韦利能忠实于原作,按照《诗经》的原文顺序对译本进行排序,并添加对应的中文原文。对高本汉译本的评论共2条,2条积极评论,1条消极评论(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评论的1条)。读者认为高本汉的译文质量优于理雅各和庞德译本,且附有中文原文,但认为译本应删除音注,且缺乏必要的注释说明。对庞德译本的评论共7条,包含5条积极评论,3条消极评论(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评论的1条)。读者一方面对庞德译本的准确性和诗意表示了肯定,另一方面认为意象化的翻译方法会导致译文不连贯,且不易理解,这与专业读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以译出为译介路径的《诗经》英文全译本中,接受效果相对较好的是许渊冲译本。

对许渊冲译本的评论共4条(其中1条同时提及了理雅各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被列在理雅各译本评论中),包含2条积极评论,2条消极评论。读者一方面肯定了许渊冲译本的中英对照形式、韵律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对译者自称该译本优于韦利译本的说法表示了质疑。该译本“秉承‘意美、音美、形美’的翻译原则,融通中西,将自身高度的自信建立在文化自信之上,具有高度的中国文化自豪感,体现了其民族情怀与文化自信的高度融合”(李正栓等,2020:93)。虽然其畅销书排名在众译本中靠前,但读者对其评论颇为严苛。甚至有读者评论道“称不上是翻译(not qualify as a translation)”,将该译本看做是译者的自娱自乐(a frequent source of unintentional entertainment)。然而,许渊冲译本的评论数较少,其中消极性评论均来自同一读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对该译本的接受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和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汪榕培译本于1995年出版,2011年于亚马逊上架。从该译本的海外接受效果来看,这一译本虽然被少量引用,但无论是亚马逊还是好读网,均无人购买和评论。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在营销渠道和场域范围上的限制导致用于促进

该译本世界流通的国际化市场资本不充分。而作为被遗忘的译本,《诗经》安增才译本即使在国内也鲜有研究,亚马逊和好读网上甚至没有创建与之相关的书目信息。作为赵彦春国学经典英译系列成果之一,《诗经》赵彦春译本于2019年面世,采用了“以诗译诗”的英译理念,对经典进行了重铸。目前该译本虽已在相关平台售卖,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晚,其接受效果尚有待观察。

总体来说,《诗经》英文全译本各有优劣,其中,韦利译本在全球图书馆中的馆藏量较多,被引频次最高,评论人数最多,且平均得分较高,做到了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兼顾,是目前销量最好且颇受读者喜爱的译本。值得说明的是,馆藏量、被引频次、畅销书排名和受众评论虽为评价译本接受效果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但还需考虑时效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近出版的译本。因此,对《诗经》英文全译本接受效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3 《诗经》英译本成功译介的要素考察

对《诗经》优秀英译本的译介要素进行考察可为《诗经》现有译本的再版和未来译本的重译以及中国古典诗歌译本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在《诗经》的众多英文全译本中,韦利译本在《诗经》的海外译介较为成功。因此,本文聚焦于韦利译本,对其译介要素进行考察,并将其译介的成功归因为三个核心要素:

(1) 韦利独特的诗学观构成了译本接受的基础性要素。韦利译诗反对用韵,也不主张用格律诗体,而是主张直译,采用自由体翻译诗歌,用英语中的重读对应汉诗中的汉字,让译文自行呈现节奏。并且,“韦利的直译方法主要针对中国诗歌意象,在语言上则采用了归化策略”(梁真惠,2015:91)。在《关雎》中,韦利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译为“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Fit bride for our lord”。译文中并没有强调特定的韵脚或格律,而是更注重自然流畅的表达;将“淑女”直译为“noble lady”,保留了原作的意象含义;用两个“fair”对应“关关”,通过使用重读对应汉字的方式,以重现原作的韵味和节奏;而“关雎”一词则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ospreys[鸛<一种鱼鹰>]”,更贴近英语读者的认知。韦利的诗学观念一方面再现了原作意象和韵味,另一方面迎合了目标语读者的心理预期,为《诗经》英译本赢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这是《诗经》海外传播成功的基础要素。

(2) 成熟的赞助人体系为译本接受的关键性要素。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或者团体,如宗教组织、政治党派、社会阶级、皇室、出版商、媒体等,调节文学体系与其他体系之间的关系(Lefevere,1992:15)。在《诗经》的英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评论人等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赞助人系统,在助推《诗经》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首先,作为国际著名出版社,格罗夫出版社的专业编辑团队和国际声誉为这一古老文学作品的传播提

供了坚实的出版支持,在韦利译本的图书推介、出版发行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韦利译本的评论人多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学者,如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教授爱德华兹(Evangeline Dora Edwards)等。他们的译评见于*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A & HCI)、*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HCI)等权威期刊上。这些专业书评在海外文学场域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为《诗经》的海外译介提供了学术认同感,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购买和阅读。

(3)对受众需求的顺应则为译本接受的决定性要素。受众是译本接受的终端,是决定译本接受效果最重要的因素。在《诗经》外译出版的过程中,译者、编者需要依据阅读群体的需求,选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地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在韦利首译本出版后,读者对《诗经》中的商周历史等表达了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希望译文能更忠实于原作,并按照《诗经》原有的顺序排序。明尼苏达大学亚洲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周文龙在整理韦利译本时,将诗篇顺序调整为《诗经》的原有顺序,补全了韦利舍弃的15首政治哀怨诗,为每首诗添加了题目,所有的中文名字和术语都使用了国际标准的拼音。此外,该版本还“增加了一张周代封国地图、一个人物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刊后语,以及精选的参考书目”(朱云会等,2021:147)。这些改写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顺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促进了《诗经》韦利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构成了该译本海外接受的决定性要素。

4 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启示

结合《诗经》亚瑟韦利译本成功译介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现有译本的再版和未来译本的翻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探索国际共译之路。“中国译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把握、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对文本相关的历史背景的熟稔程度都是国外译者不能与之相比较的,而国外译者在对本国语言表达、审美风格把握上,同样有着巨大优势。”(李梓畅等,2022:61)中国古典诗歌译者应借鉴以亚瑟·韦利译本为代表的优秀译本,树立国际合作的眼光,主动寻求合作契机,探索国际合作共译之路,使译本既能准确传达,又能保证语言表达符合异域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审美。

(2)建立合适的赞助人体系。“国外大型出版机构对国外读者和市场的了解是中国国内的出版机构难以企及的。在市场宣传、读者互动、营销发行等方面,国外大型出版机构的运作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王启伟,2018:77)由于场域不同、国际化市场资本不充分、对海外读者的定位和需求还不够明晰,国内出版社在国际市场运作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亟待与国外大型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此外,发表在权威期刊的书评可有效提升海外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可度。因此,专业书评与知名出版社所组成的

赞助人系统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传播和接受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3) 顺应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当前译本的再版和未来译本的翻译应根据海外读者的接受情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导向。一方面,译学界应开展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传播和接受情况的调查,了解受众需求,以反哺实践,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文本挖掘等数字人文技术对受众分布和评论进行调查。另一方面,译者应参考译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导向,使译本更符合海外读者心理需求和阅读期待,如“名著重译多维评价模型”(刘泽权,2021)。此外,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产品的广泛使用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电子书的传播提供了媒介,有声读物产品也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方式,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的海外推广应充分考虑数字化阅读的趋势,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5 结语

纵览《诗经》英文全译本在海外接受的情况,亚瑟·韦利译本在译者、出版社、读者等多方的合力下,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接受效果。在该译本接受过程中,亚瑟·韦利独特的诗学观念构成译本接受的基础性要素,成熟的赞助人体系为起着重要助推作用的关键性要素,而对受众需求的顺应则是该译本成功传播的决定性要素,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未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工作应在中外译者、学者、出版社等多方共同努力,充分吸收读者的反馈,在“中外译者—海内外赞助人—海外读者”之间形成互动,构建起一套系统的“翻译—传播—接受—反馈—再译—再传播”译介反馈模式,推动中国古典诗歌真正“走出去”。

鸣谢:衷心感谢山东大学王峰教授及《外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 Honey, D. B. 2001.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M]. New Haven, Connecticu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ary, P. C. 1997. *Ezra Pound's Confucious Translations*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unday, J., Pinto, S. R. & B. Jacob. 202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Pfister, L. F. 2004.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M].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
- Wang, F. & H. Philippe. 2019. Readers' perceptions of Anthony Yu's Self-retransl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 *Perspectives* (5): 756-776.
- Wang, F., Humblé, P. & C. Juqiang. 2020. Towards a Socio-Cultural Account of Literary Canon's Retransl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The Case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 *Critical Arts* (4): 171-131.
- 蔡永贵. 2015. 《诗经》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考察——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 70-74.
- 陈建生, 高博. 2011. 基于语料库的《诗经》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考察——以“国风”为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4): 36-41.
- 冯全功, 董文洁. 2021. 理雅各重译《诗经》中的翻译修改研究——以《国风》英译为分析中心[J]. 中国文化研究(4):

- 160-169.
- 姜燕. 2010. 理雅各《诗经》英译[D]. 济南: 山东大学.
- 李广伟. 2021. 诠释学视阈下《诗经》英语译介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 李雄溪. 1996. 高本汉雅颂注释斟正[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 李贻荫. 1996. 《诗经·关雎》的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5): 16-21+48.
- 李玉良. 2007. 《诗经》英译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 李正栓, 严云霞. 2020. 许渊冲翻译思想在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贡献及其启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 93-98.
- 李梓畅, 李水. 2022. 翻译传播学视野下《大中华文库》外译模式的问题研究[J]. 传媒(14): 60-63.
- 梁真惠. 2015. 阿瑟·韦利中国古诗英译中的“人本主义”透视[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 89-93+97.
- 刘晓梅, 李林波. 2016. 庞德英译《诗经》植物意象研究[J]. 外语教学(6): 101-104.
- 刘泽权. 2021. 数字人文视域下名著重译多维评价模型构建[J]. 中国翻译(5): 25-33+191.
- 吕敏宏. 2007.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J]. 小说评论(5): 4-12.
- 马祖毅, 任荣珍. 2003. 汉籍外译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孟祥春. 2015. 古诗英译“自我”之变化及原因探讨[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68-174.
- 覃芳芳. 2023. 《诗经》英译史考辨[J]. 社会科学论坛(3): 171-184.
- 滕雄, 文军. 2017. 理雅各《诗经》三种英译版本的副文本研究[J]. 外语教学(3): 79-85.
- 王红娟. 2020. 《诗经》的英语世界传播与古典诗词走出去模式——以《关雎》为例[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23-129.
- 王宏, 沈浩, 王翠, 刘性峰. 2021. 典籍英译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王明树, 王格. 2023. 中医典籍《难经》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J]. 外国语文(4): 43-51.
- 王启伟. 2018. 赞助人体系下莫言作品海外传播再思考——从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谈起[J]. 出版发行研究(7): 76-80.
- 吴攸, 张玲. 2015.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为例[J]. 外国语文(4): 78-82.
- 杨秀梅, 包通法. 2009.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历史与现状[J]. 外语与外语教学(12): 57-60.
- 殷丽. 2017. 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J]. 外国语(5): 33-43.
- 张晨晨, 谭业升. 2021. “中医西传”视域下《伤寒论》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 150-158.
- 张广法, 文军. 2021. 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之动态性研究——以理雅各译《诗经》为例[J]. 外国语文(1): 95-104.
- 祝朝伟. 2023. 庞德时代的翻译标准与价值取向探究[J]. 外国语文(3): 100-106.
- 周发祥, 李岫. 1999. 中外文学交流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周发祥. 1993. 《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J]. 文学评论(6): 70-81.
- 周小玲, 何思慧. 2004. 《活着》英译本在美国的译介效果研究[J]. 外国语文(4): 130-143.
- 朱徽. 2010.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朱云会, 胡牧. 2021. 亚瑟·韦利《诗经》英译的版本考究与文化翻译新辨[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 145-151.
- 左岩. 2019. 讲述故事的阿连壁《诗经》译本研究[J]. 中国翻译(5): 48-56+189.
- 左岩. 2022. “合乎字面意义”——高本汉《诗经》1950年译本研究[J]. 中国翻译(5): 118-125.

A Study of Overseas Reception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lete English Versions of *Shijing*

LI Guangwei LI Baohu HE Ting

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valuable gems in the treasu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nd overseas reception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nslator’s poetic concepts (fundamental element), the patronage system (crucial element),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to audience demands (decisive element) are the three core factors for the successful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s. Furthermore, the study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edition of existing translat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uture vers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establishing a patronage system, and meeting the reading expectations of overseas readers.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hijing*; overseas reception

责任编辑: 陈宁